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渭南文集卷十八

宋 陸游 撰

藏丹洞記

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𦌾矮貯丹砂雲母竒石或爛然類黄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

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於此遠矣方上古未為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葢宜為僊眞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穉川不免齎恨以蛻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劒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棘道黔中越巂諸郡山川方域皆畧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邉相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眞待圖而後知

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敵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閫內事雖以敵地耆老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

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逵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劒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

道北為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
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為牧乃南直劒
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
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矩復侈大之雄傑
閎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
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
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
吏而寛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飛嶪然摩天不

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胸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為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弊其不為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畧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污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卯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為下詔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於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為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邪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為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

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為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相屬甓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髙閎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庀事各有攸處既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為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

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己而不忌其成不掎其能惟懼後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為廣
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為輪藏予之始至也纔
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匭䉼
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
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為其徒説出世間法土木梓
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
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礲石乞予為記予慨然語之曰
子棄家為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

寺以為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為奉也無鞭笞刀鋸
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禄位以為刑且賞也其
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
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
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遺
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
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
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凛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瞶者愈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

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眞叟以為恨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勿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謡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

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為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為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為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

呌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栖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

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場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鉛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玭移書某為之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勧某於公為彌甥方跟蹡學步時已獲拜

公則今於為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説之字以
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為知名士
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為祠廟莞
庫吏其為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
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為世僇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
況有拜牀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為樂時時見於文
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忠公文皆傳天下亦間與為佛
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為

重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梏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説與諸儒竝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虖士之棄日豈皆馳騖於富貴功名哉獘精神於事為之末

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並以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為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畧云淳熙十年

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并書

圜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圜覺經且命某為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牓曰圜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為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聖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博極皇墳帝典羲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為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陁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氷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既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

所照莫不共此大圓覺中魯之逢掖楚之黄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為矛盾為氷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懐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㦸盛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

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為有限量也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其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盛事本末閎濶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為愧懼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慺慺報國

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讋服歲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與一日費故因像敎為兩宮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朝即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為上尚書戶部純一乃因寺

之住持僧子昕來告予請撰次本末為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曰予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能益修其業以自致於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畒賦役及别以錢櫂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於碑陰俾後有攷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
備巡幸而後世因為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
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水為惠明河釃為二
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歷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
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
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
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
風蔚然為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

第一則説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為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為作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既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确夏六月林公乃蒐閒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

渠復故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為一郡之利不必為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曲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為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洛卜筮其由來葢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十八

渭南文集卷十九

宋 陸游 撰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墖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

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輙與民質産令也今
特許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
壽皇聖帝名入禁闥顧問佛法屢賜金錢其敢為他費
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修供之物買田歲入穀
五千石而遺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
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玆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
紹興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
珍受職黿鼉蛟鰐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

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虖盛哉今德光又廣上賜蘄兩宫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為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己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旣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熈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為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頹圮適懷素者來為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葢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竹木瓴甓黝堊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樂

助者不在其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為懷素求文為記予為言之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誚吾士大夫以為彼無尺寸之柄為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為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令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

折桷腐柱頽垣之間名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為之先後為之輔翼為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巋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

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徙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邪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恥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虖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

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縣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修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末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横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條簡棲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黄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寖

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黝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

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

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為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

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既竝建四代之學而

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内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

序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葢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内為序

十有二為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内之郡皆僅有一學

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為之牧守者得無任

是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為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桰蒼王公信來為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與殿崇閣邃宇修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饔飧未足也則為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為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為慊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為之新冕弁衣裳帶

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彜
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
如禮式公巡齋心修容來宿於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
跽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
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
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
教授陳君自强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頋有紀其老病
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

熈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熈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館於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為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歴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儁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

不知其有才明既從予遊綦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為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絶為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既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為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遝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鐘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為大門繚為高垣周為四廡屹為二閣來者以為天宮化成非人力所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

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益未必能辦此明方為其徒發明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問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絶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儆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户陸其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為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為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騫騰縈帶在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

實為諸剎之冠質於地志及老父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歷中始斥大之為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為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為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鐘有樓寢有室

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為門為廡為庫為垣為磴路為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天祐天錫方珍出貲為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施為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為外護取郡之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既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為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為無夙昔緣故玘來求予為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千載之

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覩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墉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兼天下之異境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

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籩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宋興文物寖盛自朝廷達於下州𦂳邑社稷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靖康之禍兵氛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為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況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為邑實奉陵寢

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敕使内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茀不治祀則茇舍以為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為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歎曰幸為政於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亟即其地為

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
物用宋之櫟豐之枌榆故事埶松五十又稽合制度豪
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冪莫不如式粢盛酒醴
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
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祗敬齊栗與
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
時若歲以大豐民歌於途農抃於埜皆曰吾令致力於
神神實饗荅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

其事予曰為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邪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

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曰以益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顔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興十三聖相繼

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為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臬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一郡絶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

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穉縱觀興歎以為廣德

為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為

記某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

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

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

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

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

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諗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為一軍大將内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寛猛相濟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

將無所考質予為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劒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齪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令日之請尚何辭然令天子神聖文武承十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武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

陸棊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為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剎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仕於朝與調官者試於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捩柂挂席夾以大艣明珠大貝翠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溉湍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

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寇兵之慘亦以近官道者廢於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為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没其後有自修者始為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過得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修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廢木剪竹伐鐘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孰何初先楚公為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雲為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

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遂白衣而命契㵾者主之㵾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㵾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刹矣㵾没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為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

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繄彛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吏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剎往往歷數百千歳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為飛埃鞠為茂草過者吊古興懷於狐嘷鬼嘯之區而佛剎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

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强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槩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説士大夫過而税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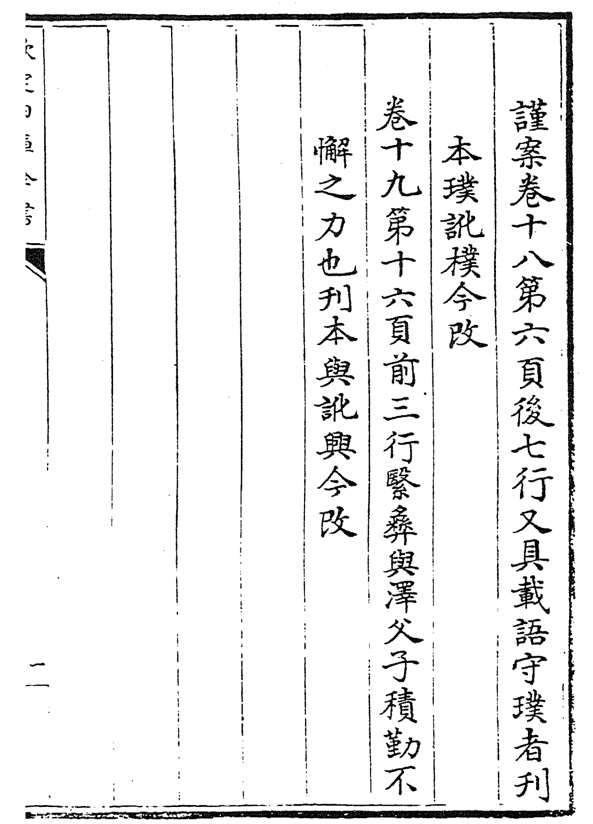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黄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冽岡巒抱負嵓嶂森立而㢡茀不治者不知幾何年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

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祓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為未廣也則為堂殿門廡倉廥庖湢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於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

以貧故規院之産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囏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産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於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歳此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毁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

不能守其説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
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
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
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
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
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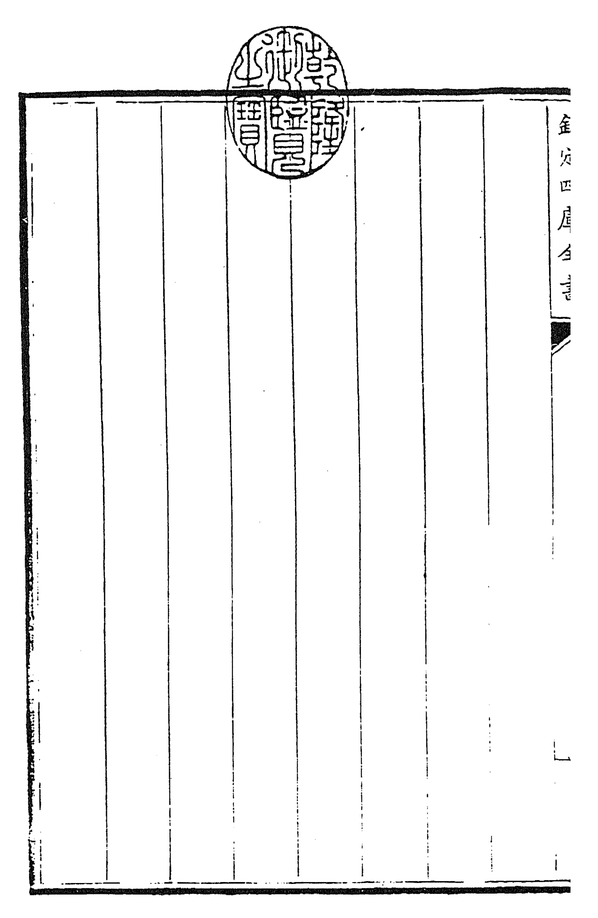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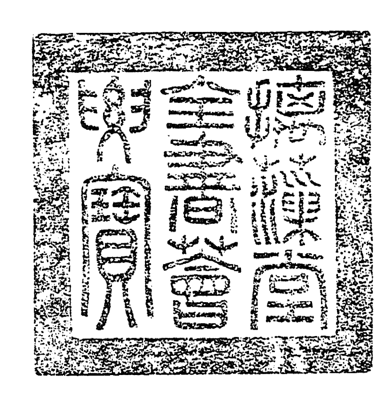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八第六頁後七行又具載語守璞者刊

本璞訛樸今改

卷十九第十六頁前三行緊彝與澤父子積勤不

懈之力也刊本與訛與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栩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渭南文集卷二十

宋 陸游 撰

居室記

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北為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奥室夏則合為一室而闢大門以

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漏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疏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禄以自給

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
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
本當數榮時或至其下尚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
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
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
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
之説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
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

陰陸其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大平興國五年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為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廥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為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遂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盡

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它
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為縣始至而
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為盛衰
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
今天子歷四聖寛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屢豐公饒私
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户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
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為户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
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户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為郡境

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勑
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
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卑陋仰漏旁穿非所以
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為
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冤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
佚罰太守趙侯不譓知君為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
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為輒共成之於是
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為錢百餘

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巳巳落成出令有所
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
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穉舞歌視承平舊觀有加焉而木
章竹箇瓦甓縣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予梓匠朽鏝百
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浛以
為奸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晝簾
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
如水亭曰海棠其扁牓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

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為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絶

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籧篨一廈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為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麤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迨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

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為尤難若諸暨主簿丁君宻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吴世有顯人為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廨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廨乃故鹽麿籍溼支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為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於公不斂於民竹箇木章瓦甓丹堊不蠧不苦窳不漫漶堂

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産異蓮駢蔕邑人讙傳以為

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

恠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

虡遊乃因子虡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

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

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於有司以為殿最於虖祖宗

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且徒速

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

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為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為閣至嘉泰元年太

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為閣而請於今

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顔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

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㚞來為郡閣之役尚未

既也於是窗戶闌楯瓦甓髹丹粲然皆備又為兩廡達

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烟

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

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

義大節而祠卑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

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令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

故予以為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虙羲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慍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圖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地茀不糞棟橈柱腐垣斷埶𡋯若不可復為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寖壞至於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諏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葢寺在金華山之

麓峰嶂屹立林岫蔄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襜翼將吏武士執檛孰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趍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趍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

訾邪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修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福帑庾之所繚為垣墻引為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

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耄不敢詞也今茲之役池為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犇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運餉北為瓜州閘入淮外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

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剏為運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運也蘇翰林嘗過犇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儁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於轉運使
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
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
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
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
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
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

下足故此閘尤為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之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一時便利

而已傒吾竭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隂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為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於海南舟必自盱眙絶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

重地尚矣粤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為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於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為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雁翔泳益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為四盈縱為七架前為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傍又有麗牲繫鮮與夫吏士更休

之區翼室修廊以陪以擁斲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於簡繪其棟宇於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為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為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媿

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郎直秘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菴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

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隂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歳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趍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决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践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説法為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

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槖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寳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茀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為籬如其地之數薙五石瓮瀦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蕖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芳以玩朝而灌暮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

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謡短章楚調唐律紬畣風月煙雨之態度葢非獨娱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葢真足以致此於虖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閒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靧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田

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漑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為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敎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歛以畀浮屠之奉祠者

又即祠之右創為佛院樓鐘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
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
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礱美石請記於予
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廵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
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
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
往咨嗟躊躕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
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

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為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寳謨閣待制致仕山隂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二十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宋 陸游 撰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

子顔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内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没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衮服冕巍然當坐既

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
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
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
令以剸劇率不行謁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
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
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
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
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

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劒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内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贍學高操絶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内殿

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
士如葉左丞夢得莴待制勝仲汪内翰藻陳參政與義
皆為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
金地山江濤湖光睽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夭矯隆師
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悦其地且侈上賜懵然願留久
之示化上為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
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
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

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宫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中金剛無量壽閣扁牓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牓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揵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

息臨眺種蓺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為勝絶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為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游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寳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其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

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

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牆立助者麕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

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

巘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於中而左則彌勒右

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虖亦盛矣

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為記則華嘗遊蜀予

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為之書

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

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益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為時雨為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為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子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

於忘之益以身為親疏而不以先人為親疏也視兄之

子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

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

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

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

無親疎之殺矣於虖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

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

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隷去為浮圖老子之徒

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葢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塍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畆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塍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

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别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産非能絶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禄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葢諱士澄字彦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盧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敵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修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鐏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甓而其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爾乃躬臨

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甲不可恃則又為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為重塹設釣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城甫畢敵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敵自我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矣棄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

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户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
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栅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
禦之莫不摧破敵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
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敵艦絶其饟道
奪俘擄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
亦堅壁敵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敵屯兵
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為之果取勝策勳真拜達州刺史
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為功方益修水門

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樁橫亘兩城間始知
昔固有此舉遂亦植新樁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
稱馬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
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
月予以衰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既益堅予
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勳業也故采之僉論以
敘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
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

之功光明卓絶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為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為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為之者士於可為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為之又不足告於在任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

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為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為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刱為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

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顔曰南牕右則艮齋謝公昌
國書其顔曰北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
虖亦可謂盛矣葢吳君未命之士爾爲社倉以惠其鄉
爲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
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
而不媿則民殷俗熾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
也吳君兄弟爲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
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

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况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寖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於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靡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

志下為子孫基業閎堂傑閣房舆廊序樓鐘之樓樻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厨湢浴無一不備為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竒秀常有煙雲睒帶其傍卜地者以為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令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墖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為哉予報之曰子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

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邪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虖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劵内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算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卑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棄者結轍

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强致載叔葢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臯伯通廡下至今吳有臯橋葢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蘊没泱矣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為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於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詩來告曰子為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恩名為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為御史予領監事間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煑茶於圖書鐘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絶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

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為多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埀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為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為歉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

此相稽本末精觕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

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
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
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為御史為寺卿出典名藩尊所
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為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為歉益務
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
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
公萬籍堂歐陽兖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
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

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為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烟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葢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